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六

口 12
3114
6止



12
3114
6

△音釋程伯圭曰按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耳位尊出諸卿之上論道經邦若無所職又且官不必備或有或無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統屬也必列名於五官篇中

○考也云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柱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又云但公孤之任生而論道者也六卿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為鄭重而未及言豈非周禮與周官二書迥絕也
○同云周禮六服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一歲一見男服二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

書經卷之六

蔡沉集傳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一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人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一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

藏書田

書經

揆四岳總治平內州牧侯伯總治平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入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

時若訓迪厥官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

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於此立為周家定制

△音釋云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

△賈誼新書保傳連語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

周易繫辭文

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太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

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連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周易繫辭文註云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能使造化歸於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臣孰而不違也

△音釋云治去邑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宰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音釋云舜典秩宗傳云宗祖廟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此又以宗訓長何也合歸于一長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土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

△音釋云主國空土通典引孔傳此句叙云空穴也古者穿土為穴以居民也

○旁通云世傳周禮缺冬官愚考其書而實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述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耳○愈寔樞曰天官以九職任萬民皆司空事也百工特司空九職之一耳

○同云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圖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為六卦之父母比於六卿之家宰六卦為乾坤之男女比於五官也

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二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

△音釋云程伯圭曰周禮云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不歲一見此言五服蓋指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一見者不在其數也

○旁通云六年一朝與周禮不合十二年巡狩與周禮太行人命

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中刑口欲其為學以居居之也

△音釋云噪音鬧多言也

○鄭子產鑄刑書見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註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
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
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蓄勅六反○學古學也迷錯繆也典常常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政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入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曾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

○自唐以前鄭夾條通志畧云曰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諸國法者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且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斷都玩反○此下申戒卿士也王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音釋云揜與掩同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載作代反

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言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日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人畏居寵盛則思危辱當

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在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厖舉能其官

△音釋云稱平豈勝平也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回反厖莫江反

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官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具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

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辟必益反斁音

亦○三事即立政一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由戒勅之也其不及

△音釋云辟必益反斁音亦

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

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

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

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旁通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

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

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

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洽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

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洽馨

△音經云洽去邑

△旁通云物之精華固無一休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形質指穢性染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檀香達於彼者也上者有方言物在豈豈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滌泉真陽達於墻屋所達無界限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至治之格天亦如氣臭之達於上下也

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一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况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負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蕪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音釋云恭於危反爾字本作爾不結語懶反復貌

△論語顏淵篇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見能得見既見

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與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

△湯惠王下篇有之

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
後察之庶言同則釋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言以於專謂之謀言合於
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一也

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
成王舉君陳前曰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

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
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
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
吝嗚呼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

△音釋云稱平也

甲時行曰周公告成王治別曰
明作為功序大厥裕是嚴中
治天下之大法也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反

△音釋云予音與
於和音以讀書則全

引此傳但改於和
為急於和蓋從容則
有和之意似於和
矣

周公訓者曰懋昭曰式時也此則弘周公
之不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
以為威倚法以浸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
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
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
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
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

△股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
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
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茲充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女九反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茲充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無忿疾人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音釋云無與毋通

△論語衛靈公篇有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緝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其不良則人勵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

△音釋云澆堅堯反
薄也令夫巷下同好
去邑下同兄弟當作
長幼說見武成篇著
陳畧反標音乎鼓雅
也

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求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
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
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
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
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
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
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
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
非實有諸已實之感入捷於枹鼓所以時乃
罔不變而信升于太猷也如是則君受
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末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
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

△音釋云還音旋

者鄭玄云回音曰顧臨死回顧而發
命也今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
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
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
王之誥康王
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音悔○王發沐命羣臣必齊戒沐浴會疾
病危始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衮冕還
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頤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音釋云召音周同
姓國形似姓國畢衛

○音釋云治平世下
同朱子語錄云召公
畢公毛公是三公
伯形伯衛侯是二孤
孔疏云以高官兼攝
下司漢世以來謂之
領故稱畢毛皆稱公
稱領形衛但稱本
爵資音奉長上邑師
音率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形
音全○同召六卿下至

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形伯畢公衛侯毛公六
卿也家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
之宗伯第三形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
保畢毛二公兼也芮形畢衛毛皆國名入為
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
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
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
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
命也自嘆其疾

△音釋云嗣續我志
按嗣謂嗣君也周禮
典命云諸侯之適子
攝於天子攝其君註
云世猶命也明樹字
不易也

△音釋云重傳容反
麗音離又音隸隸羊
至反習也

△侗音同

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
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
命汝統言曰病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

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
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
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
上夫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

△音釋云釗之通反音與昭同 殆將殆字當從孔傳云疾甚危殆 蔡傳上章兩言疾危殆此云殆將何也

△溥音普

△無與毋通○治平吉下同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音昭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

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周易繫辭下云子曰知幾其補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中庸云謹獨朱註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於此心加謹焉

○周茂叔通書云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皇極經世書云成王在位二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成王二十三年位壽五十也

△正義云王先死帳中發命訖及寢處

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待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遂欲出之將欲為死
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旁通云懸樂懸也
鍾磬之在篋者非
謂帷帳也

△音釋云路寢門外
南門當是阜門天子
五門皆南鄉則阜門
乃天子之最南門也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中澄所立也故宗為蘇佐明所弒王守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
敬宗子成美為太子宦者以為立不由已廢之而立穎王澹是為武宗武宗疾篤子緝宦
官定策禁中立憲宗子怡是為宣宗宣宗崩宦者立鄭王溫是為懿宗懿宗崩宦者立其

少子儼是為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為大弟是為昭宗昭宗遇弒朱全忠立幼子
祚為哀帝而唐遂滅

○說文云闔宮中闔
闔闔者寺中人奄
宦者掖官中小門也

△旁通云據禮記秋
人設階蓋設棧升屋
號復之事也此設黼
宸綴衣是典設張之
事也

崩遠音旋○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
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
牖下是也於
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于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

室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桓宅宗桓毛二臣名侯太公望子為天子

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
侯呂伋以二于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

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土也呂氏
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

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
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

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
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闔寺執國命易主於宮
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
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

為相須取也命士
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宸綴衣辰隱豈反○狄下土祭統

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
也黼宸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宸幄帳如成

王生存之日也

△旁通云天子之席

三重周禮文也

○考工記云白與黑

謂之黼

○周禮司几筵又也

吉事祭禮凶事喪禮

也變更也

△正義云王肅曰底

席青蒲席也

○同云綴者連綴諸

色席必以彩為緣故

以綴為雜彩也

○同云貝者水虫取

其用以飾器物

△旁通云筍字必誤下

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

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也

據古註訓豐

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

席傳鳥以也

△黼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莫

此乎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

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

黼白里雜縹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

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

仍几

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此且

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

也綴雜彩文具具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

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

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旁通云筍字必誤下

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

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也

據古註訓豐

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

席傳鳥以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

燕之坐也西廂來來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

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黼間兩

序西夾其席有四黼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

展朝諸侯則黼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二

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

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

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

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二皇五帝之

長尺博寸合六而成

△旁通赤刀赤削也

考工記云繁氏為削

申時行曰設衣生是成王所遺者

此設器物是成王所親閱者說

字承上文亦依之所說也

書經卷六

十六

甄註云今之書刀也
正義云謂之赤刀者
其刃必有赤處又云
赤刀者武王誅紂時
刀赤為飾周正色也
○琬琰圭名見考工
記琬圭琰圭皆長九
寸東齊陳氏云琬有
鋒芒琬無鋒芒○夷
常也大玉當玉皆玉
璞未琢故不以禮器
名之○球鳴球也益
稷傳云鳴球玉磬名
也正義云玉色如天
故曰天球

書訓詁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
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
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二
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
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
車渠鼓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
共工舞衣鼓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
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
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
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
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
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
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
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
守也於顧命陳
之示能傳也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者工記謂
車渠為渠大小如車渠其貝形曲如車渠故比之也

△音釋云象路為大路程伯圭曰周禮巾車五路惟玉路金路無副車象路木路若路皆
有副車三乘下路則餘四路皆從是金綴於玉也乘金路則餘三路皆從是象綴於金也
若乘象路革路木路則各自有副車而他路不復連綴矣是象路當附綴路之列不
次路也路與輅通
○旁通云王之五輅
輅周禮作路見春官
巾車之職玉路金路
象路皆以玉以金以
象飾請未韋路輅之
以革而漆之木路不
說以革漆之而已
○音釋云殯在西序
成王之殯當在堂上
西楹之西序者堂上
之室也莊殯所在當
云殯在西楹之上
○旁通云成王殯在
西序禮記云周人殯
於西階之下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
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禮不
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
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
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
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
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
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
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
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
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太賓客亦如之
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
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禮記注疏卷之九十四
禮記注疏卷之九十四
禮記注疏卷之九十四

△正義云弁冕為冕
無旒為弁弁冕版皆
廣八寸長尺六寸前
圓後方
○同云雀弁色赤而
微黑如雀頭也
○同云廉校也所立
在堂上近於堂後
○同云堂北惟下階
側猶特也
○方通呂氏曰凡弁
士也皆立堂上冕太
夫也皆立堂上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鞮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
側階凡鉞里反戣音達○弁士服雀弁赤色
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一隅矛
路寢門一名畢門下刃刃外嚮也堂廉曰凡
冕大夫服劉鉞屬戣鞮皆戣屬鉞當作銳說
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
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
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戣以宿衛二

○史記云王温舒椎埋為姦徐廣註椎殺人而埋之又貨殖傳攻剽椎埋
○前漢書趙肅王傳云椎埋攻剽師古曰椎殺而埋之

官皆上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
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
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
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
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器
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旁通云朱子曰二十
十升布為之升八十
纁則其經二千四百
纁矣愚按麻冕用二
十升布上深玄下深
纁以衣其版
○正義云禮祭服皆
玄衣纁裳纁赤色之
淺者蟻色玄如蟻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齊階西反○麻冕二十升麻為冕
裳入即位也齊階西反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
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太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
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
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
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
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

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

御王冊命太宗示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也

大也太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

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昆諸侯之圭

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主之命奉符

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旁通云太宗宗伯也特彤伯為之又特上宗即周禮太宗伯之職
○彤纁也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受成王臨崩別一日之遺命
○太史奉冊成王顧命之言先已書之於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太宗相禮宗伯等邦禮
○大圭者工說五人云鎮圭八寸天子中圭之
○琕者工說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符指琕寶指介

周邦率循太卜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曰陳

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

曰汝者父前子各之義太法也臨君周邦位

之大也率循太卜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

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眇眇小而始亂治也王拜受

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忌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

△音釋云太史曰陳
○皇若憑玉几以下
○無命之辭太史對
○有讀之而嗣君拜

皆於是致意焉

△旁通云祭祭成王也進爵以爵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音釋云宿字本作肅古通用爾雅云肅進也此說文云莫爵也

△旁通云酢報祭也新安胡氏曰報祭者臣稷之類即今之軍禮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咤嫁反○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宅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宅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咤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贊裸尸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

△音釋云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不專以神居為廟也上入東序西序即東西廂也東西廂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廟門按禮記喪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則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而言初非其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廟之文子氏謂殯之所處故曰廟而蔡氏因之蓋謂於以神居為廟也

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諸反○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敬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其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

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旁通云一日皇門
在外第一門建華殿
第二門建朝士堂之
第三門建自外入內
第四門建自外入內
第五門建自外入內
第六門建自外入內
第七門建自外入內
第八門建自外入內
第九門建自外入內
第十門建自外入內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單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
禮五門曰皇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
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
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
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
陳四黃馬而朱其羣以為廷實或曰黃朱其若

○路門之內實外朝也又謂之治朝經王出蓋出路門也內朝在路
門裏傳文不齊言應門內有內朝也傳寫誤耳
○自陝以東陝於周時在魏國封內今河南府路陝州也

○陝史記註云弘農
郡陝縣是也

○重耳高文公名禮
記檀弓篇有此事
○舍贈喪珠玉曰舍
禮贈喪衣服曰繇

○音釋云周禮註天子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聽獄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
之外下日祝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太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

書經卷六

△旁通云姜里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受姜若克恤西土家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
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入言諸侯以內見外

△旁通云新帳後世謂之大行

○程子所謂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

惟新陟王卑協賞罰哉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

○旁通云後世隆先王之業云云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成周幽王為中侯夫其功不與文侯迎拒下上於中遷於東都西周故官鞠為禾黍而不上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受其戮父為當誅及其勳命又矢則曰其歸視爾爾爾爾邦柔遠能近惠康小民則其功不與兵可見矣蔡氏固有感於此其意又在於建炎紹興之事也

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以月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道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於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列則廢弛怠惰而廢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隆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小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旁通云春秋祠王在喪亦書名也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書曰劉子單子以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不乎富不務外底至齊昭

王猛居平皇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王城
冬十月王子卒卒曲
禮云天子未除喪曰
子小子生名之死亦
之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心之臣保
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
四方不乎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
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
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
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
者不可揜也而又不能羆武勇之士不心
忠賞之臣戮力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又正
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
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伯

△音釋云無與毋通
遺去也

父尚質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
身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
勩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
武所以命建侯邦伯止蕃屏者意蓋
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伯父庶幾相與顧
綏爾相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
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
憂勤其順承之庶遺我稚子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及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歎曰其禮
也謂之變禮可也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
非瀕終不接也二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

△旁通云孔子曰將
冠子云見曾子問
禮云因喪服而冠者
因著喪之或服而加
喪冠也

○見左傳昭公十年

王曰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
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
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哀大功之喪則
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
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
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
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各畢聖人復起不
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
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
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
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用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
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
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
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
○音釋云按潘子善問蘇說朱子答云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易世傳授國之人
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之私服是朱子未嘗取蘇說也
蘇氏之說乃禮之正朱子之說乃禮之權若國有危難亦不容不行權以定名分絕禍亂

也一詩不可備廢

△旁通云豐刑益康
曰逸書篇名鄭玄曰
有冊霍侯之事皆妄
作也愚按旁作者但
記聞畢命篇有數句
有自宗周至于豐之
文謂康王在豐命畢
公故其書曰畢命豐
刑非畢命篇外別有
豐刑篇也

△同云朕芳尾切音
忽切月未成之明也
本月二日庚午

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
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
刑曰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册王命
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
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
耳亦不知豐刑
之何所道也

惟十有一年六月庚午册越三百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
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

○成周下都也在澤木之東處商民之地

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太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甲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太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音釋云左右音佐

○旁通云十一紀曰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治洛治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成王在位九十二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九十二年有康王時又治洛七年而後命畢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矣言三紀者舉大數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綏定厥家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此而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

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左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誌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旁通云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其逆詐之康王此時已在位十七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伐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

紂克商後七年而崩
通二十一年則畢公自
武王即位以來已歷
六十九年矣又加之
以在文王之時已為
大臣則此時必九十一
餘歲可謂國之元老
矣

○音釋云左傳昭公
十一年叔向曰朝有
著定杜註朝內列位
常處謂之表著

△音釋云圻解見酒
誥篇字雖與畿通然
此章似不專指王畿
但言嚴疆界耳

道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
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
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
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瘴多早反守舒究反○淑善惡瘴病也旌善別惡

○禮記王制篇有之

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刑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恒胡登反○對暫之謂恒

△史記列傳四十一
張釋之傳有此事
△音釋云苛寒歌反
音與何同急也

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象體所會
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趣
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
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
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
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
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
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
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悖蒲沒反。○古人論世

祿之家。逸樂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

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枯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枯

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音釋云長上。豈羞惡去聲。

△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資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微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音釋云叢祖外反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是時四方無虞矣叢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

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
 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

△音釋云非治去志
下致治同所治平也

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
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與氏
日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
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
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音釋云聞音問

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戒烈以休于前政蘇氏曰曰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太司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音釋云程伯圭曰小序以爲穆王時書然篇中但稱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或疑爲昭王時書也

△昭王名瑕 穆王名滿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係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音釋云左右音佐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音釋云成康之時芮伯爲司徒此云續乃舊服無忝祖考乃舊服無忝祖考又曰由先正曰與時或則君牙之祖父必嘗爲司徒矣然則君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牙或為伯之子孫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配于前人後世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亦如此類

△旁通云即舜命契敷敷五教在寬之意

○論語顏淵篇有之

○蔡仲之命云率自

中云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

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

△旁通云司徒兼教養之職即既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怨咨而自傷其生之艱難則救死恐不贖矣豈暇治禮義哉

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援兆民兼養教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祐

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

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音釋云未嘗下既
言祖考則上先正字
但當指先賢而言不
應四句之中乃爾重
復也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
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
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
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
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
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
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
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問命 問俱求反。穆王命伯冏為太

有。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
為賤品而不之擇者。留不知人主朝
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
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

△音釋云冏俱求反下書長蕭從口非陸云亦作與史記作襄

○孟子盡心上云居移氣養移體註云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亦有異也

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
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
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
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
至與大司徒略
等。其知木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林陽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冏臣名穆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
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冏匪正人以及夕承弼厥辟出

△音釋云休勅律反

書經卷六

△音釋云糾音酉反
謬靡幼反

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
祗若萬邦成休從才用反○侍給待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
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
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罔無待
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
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祗之士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

△音釋云周禮夏官司馬祭僕祭馭祭車齊僕祭馭祭金路以賓長上士

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

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吉士便毗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奸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實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旨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音釋云令力正反
便毗連反辟匹亦反

△音釋云敗北邁反拂音彌齒上阻阻二音下音語

△音釋云無與母通

△史記云裴廉之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與溫驪驂駉駛耳之馴西苑符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
○左傳昭公十一年楚右尹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心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
○音釋云造父顯項之後輩廉四世孫趙氏之祖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

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且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

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

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

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患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音釋云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說富惟貨之戒必非為斂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敬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於報應之間咨嗟懇惻諄復諄諄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疑為譏詆惜哉呂姓也甫國名也甫侯姓呂為天子司寇故亦或稱甫刑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賈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

○旁通云顏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成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前與楚與商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子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旁通古註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註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者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廢人之食者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

秦則蚩尤非天子也
又管子曰蚩尤受盧
山之金而作五兵明
非廢人蓋諸侯號也
○音釋云鴟張形勢
猛悍如鴟之張翼跋
扈詩疏云凶橫自恣
陵入之貌

△正義云三苗之主
實國君也頑凶若民
故謂之苗民

△音釋云左傳云舜
臣堯質于四門流四
凶族則是竄苗在受
終帝攝之前舜未為
帝也皇帝哀矜庶戮
清間下民當從孔傳
作帝堯為是

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尤奪攘矯虔蚩尤之反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
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
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劓。劓。越。茲麗刑。并
制罔差有辭。劓。劓。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
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
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劓。耳。劓。竅。黥
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
曲直之辭為奉。別皆刑之也。

△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

香。德刑發聞。惟腥。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

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

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

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

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攻之。治苗民。命
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

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

在下。明明。斐常。鯨寡。無蓋。陽之後。重即義。黎

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

昧之間。當二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

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

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

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

嚴幽明之分。君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

△旁通云此兼上文言帝舜之事。知乃命為帝舜之命。史記索隱曰。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音釋云。君蒿上。詳云。反香氣也。下呼高。反氣。蒸出。貌。字見禮記。九黎。章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後也。鄭玄曰。九黎。學蚩尤為亂者。在蚩尤之後。屬音。燭。章昭云。會也。

○旁通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祀。註楊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愚按月令。孟夏其神祝融。鄭註云。祝融。顓頊之子。曰黎。為火官。陳說是也。

○見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之事。

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鯨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之。

△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清問。虚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長。

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三后。三苗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旁通云愚按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是也

△音釋云程伯圭曰伯夷降刑罰之典與下章播刑義同伯夷為司寇皋陶為士師士師司寇之屬故但稱士師而不及皋陶其後伯夷與禮而皋陶為士官不必備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也。伯夷降天地人之禮也。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皋陶為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

○後漢書列傳四十四云。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曰。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各之也。遂固辭。以特進。策

○旁通云。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各之也。註云。各。耻也。

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各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刑之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遠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己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

使無過不及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不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

△音釋云。監音監。麗音離。又音隸。既都抗反。

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

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

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

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獄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辜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

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

△旁通云格至也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此則當云亦以幾有以感格天命

○音釋云刑當去邑辟毗亦及下並同夫音快

○旁通云戒固善心也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刑不當矣

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比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有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求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

△旁通云及逮也逮連捕也蘇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

○音釋云逮徒耐反又大訃反及也漢刑法志註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

△正義云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

○音釋云麗離詩二音核與數通下革反應去邑

△旁通呂氏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社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二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

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也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削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為瘡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是官刑為淫刑也男中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官使不得出也本制官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周禮註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官中若今官男女也

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不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二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胡

○周禮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應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

○旁通云六兩曰錢百錢六百兩也倍二百錢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錢三千兩也六百錢三千六百兩也千錢六千兩也正義云古人贖罪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輕罪比舊為多者墨劓善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
重罪比舊為減者官大辟舊各五百今官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關反。○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刑則足也。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錢。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辜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註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官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人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

○音釋云官淫刑孔
疏云官刑主為淫者
然後人以此罪非必
皆云淫漢除肉刑官
刑猶在至隋開皇初
方除男子官刑周禮
司刑里刺官刑殺罪
各五百

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擇之
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
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在

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
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
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
非重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
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
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
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
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

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
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
然而不可紊者矣此
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

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懲過

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俟口
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
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
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實

△音釋云差初如反
占之廉反并非去也
極口察囚辭其難在于差錯
非徒其偽辭惟任其本情
尉繚子將理篇第九章云言
審囚之情不待筮筮而囚之
情可畢矣筮人之皆灼人之習
末之指而訊囚之情豈固言
不勝其酷而自誣矣

△旁通云讞逆結反
議文云讞罪也

終必入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
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
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
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
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
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
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
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免兩刑者
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
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
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
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音釋云相去色令
去色

△音釋云相去色令
去色

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
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
尤求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
獄之官也伯諸侯
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
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
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
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
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
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曰清誠
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
也亂治也獄貨謂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

△音釋云汗音烏治
平色韻余六反賣也

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

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

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

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音釋云監音鑿下同屬音燭

文侯之命

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存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不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

△音釋云惟爾祖父先正蓋指亂臣十人之後如言先正保衡非謂文侯祖父也唐叔受封尚幼未嘗遠事文武

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
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
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

民侵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

呼有績予一人末綏在位憐也嗣造天丕愆

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

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

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

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

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

△音釋云濟難並去也

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者
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
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汝予嘉扞侯旰反○顯祖文人皆謂康叔也

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

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

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

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

△音釋云辟必益反

桓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

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

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和釀以

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

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

簡者簡閱其生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

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

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

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

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

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

王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左傳閔公二年有
衛文公之事
○左傳哀公元年有
越句踐之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平王至于厲王王心
戾焉萬民弗忍居王
于夷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
效官

○音釋云釀汝花反酒成而和以鬯非以鬯釀也說見洛誥篇供音恭乘去音旋旋然謂
和緩也間去音去上音繕慈慈反國客音音佩

○詩揚之水序云刺
平王也不撫其民而
遠北戎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音釋云費本魯附
庸國後并於魯今沂
州費縣西有古費城
去曲阜故城三百里
○按洛誥傳謂東郊
不開在周公東征時

白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夫太子申侯怒與
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
故太子宜白是爲平王平王以甲侯立已爲
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
之衆而爲戍申成許之舉其志親嘗義得罪
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
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
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
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無
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
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
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
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

伯禽就國已久多方
傳語在成王滅奄時
與此所引目氏說不
同合歸于一

△音釋云無與毋通
後除無餘刑之無餘
並同

△旁通云古註甲鑑
曹地整正義云經典
皆言甲曹秦世以來
始有鑑兜整蓋之文古
作用用皮秦漢以來
用鐵鑑整一子昔從金蓋用鉄為之鄭云救謂空微之謂甲繩有斷絕當復救理穿治之

序皆不可系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
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木老
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
侯之師以征數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
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
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
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徂者云

△善救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銀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的銀都玩反○救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
斷毀敵鄭氏云猶繫也上肅云敵植當有紛

○音釋云孔疏云楛紛如綬而小繫於楛以為飾渚燒而納水中以收之也
○旁通云楛即干打蔽之物紛即紛纒之紛讀如焚周禮註紛如綬宜交而夾孔穎達云
繫紛於楛以為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繫持之弔精至也銀淬礪磨也甲冑所以備
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
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寔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閑牧也。獲機檻也。斂集也。帥既出
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寔
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
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
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壞

△音釋云張參五經
文字云獲柝鄂也寔
寔則施
○正義云獲以捕虎
豹穿地為深坑又設
柝其上防其躍而出
也寔以捕小獸也
為深坑入則以不能
出士不設機也寔以
穿地為名獲以得獸
為名
△正義云僖四年左
傳云惟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物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物相逐至於放逸遠去也

○徐氏筆精云牛走腹風馬走逆風故曰風馬牛不相及

△音釋云糗去九反說文云糗米麥也

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後人賤者男曰

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連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夫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

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戌我

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

郊三遂時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旁通周禮司馬法曰王國自里為郊王制詩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十里之郊五里之國三里之郊○王國六軍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軍大國三軍三鄉出正軍三遂出副軍次國二軍二鄉正二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一遂副凡六遂之職也

△音釋云成王已伐淮夷故魯惟征徐戎若曰量敵之堅瑕緩急必臨陣而後可見也題額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及三十二年有此

○音釋云嶠地名在弘農郡瀕池縣西

理反糗去九反慎音貞芻芟俞反莩音父○甲戌用兵之期也時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有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干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不至於殺爾芻芟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芟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由乙伐

△音釋云無與毋通

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殺。其。二。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為言第一義也。將與。占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

安於狗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

水略無打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

狗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

△音釋云杆格上俟。前及下胡客反不可入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之來

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

所愆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

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

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也。然尚

△番番良士效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

△音釋云番音波旅。朱子詩傳云與番通。

香骨也化魚乞反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

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論蒲眠俾緬二反

截辯給貌諱巧也皇違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服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諱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諱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音釋云介音界陸云本又作介好云也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

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之貌猗善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

日殆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達皆違之也達第

△蘇東坡云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故玄宗用玄齡而興玄宗用林甫而亂用人可不謹哉

△困知記云秦晉一
籍有可為後世法者
二孔子所以列之四
代之書之終悔過遷
善知所以修身矣明
於君子小人之情狀
知所以用人矣慎斯
道也以姓帝王之治
其殆庶幾乎

論此一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士監此足矣

△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
杌隍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也。申繳上二章意。

右蔡氏集傳之考證評註者專用陳師凱旁通鄰季友音釈為要矣其餘引据博採可為確證者而已矣
寸雲子昌易記焉

寬文四甲辰曆九月吉日

享和元年

辛酉曆九日再板今村八兵衛藏板

標註五經集註者。平安書肆郁文堂所刊行也。而行于世日久。印版磨滅。且舊點國讀紛擾。煩碎。學者嘗苦讀。而詩傳殊甚矣。於此謀再刻。來乞校正。余則從望楠軒所藏之本。正其國讀。刈煩從簡。一以不失傳義。而便乎誦讀為要。若夫標註與傳之旨相背馳也。存而循舊者。將鳴寸雲子之勤。而又使芻蕘雉兒者往焉。其至剗劖氏之屢失工也。猶似蚊蠅驅撲之患。有不可堪者。讀者恕諸。
寬政辛亥之秋 尋思齋鈴木温記

